

春  
秋  
集  
傳

春秋卷第七

張洽集傳

閔公

方莊公夫人哀姜之姊叔姜之子謚法在國遭難

閔公

正月

閔公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

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于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泣

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養至人  
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魯有大故不  
告于周閔既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于天子也  
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劉氏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孰繼繼子般也孰弑  
子般慶父也無公存之時國人淫淫于官中子般執而  
鞭之子般即位慶父將弑君以取其國使謂宰曰般之  
辱爾國人莫不知盡弑之矣遂殺子般于次季友奔陳  
閔公者莊公之子也生八年矣慶父立焉討季友而歸獄

焉不知慶父之意利其幼與國人不從與閔公既立慶  
父以君事聘于齊不知慶父之意自釋于國人與慶天  
國之討與然而所立閔公則慶父之力也所以繼子般  
則非閔公之志也出奔者曷爲或書或不書書者治之  
也不書者予之也季友奔陳其爲予之柰何莊公死子  
般弑慶父夫人亂乎內魯國之不絕若綫季子生則可  
以易死季子存則可以易亡其生也賢於死其亡也賢  
於存是以雖出奔予之也○穀梁傳親之非父也尊之  
非君也

未踰年

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

齊人救邢

去冬狄伐邢

左氏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

厭也

厭一益反

諸夏親暱不可弃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

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

以從簡書

同惡相恤同有所惡則相憂之謂也

齊人救邢○穀梁傳善救

邢也○武夷胡氏傳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

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

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

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

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則書所至以罪其  
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  
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  
軍旅之事則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  
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氏傳六月葬莊公亂故是以緩

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齊地公穀作落姑

左氏傳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

聞公初立國家多難以友忠賢故請於伯主而

復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卽以待之非師旅事故不書次○

穀梁傳盟納季子也

季子來歸

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季子來歸則國

安故喜之變至加錄云尔○范氏穀梁注曰喜之者季子賢大夫以亂故出奔國人思之懼其遂去不返今得其還故皆喜○微旨季友之出不書何也曰慶父之難曰季子來歸

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

劉氏傳慶父專魯則曷為召季子季子之賢內得於國

人外聞於諸侯則未知其以是爲說與不得已與抑將  
圖之與季子至而國人授之以政百姓歸焉殺公子牙  
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非不誅也勢未  
能也○武夷胡氏傳自外至者爲歸是嘗出奔矣何以  
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  
討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  
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  
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  
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



子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春秋也明此可以畜納汙之德樂與人爲善矣

冬齊仲孫來

左氏傳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

已時慶父已還魯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

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

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平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

能重固則當就成之問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劉氏傳仲孫

者何齊大夫也此無事其曰來何齊侯使之也齊侯使  
之則何以不言使譏何譏爾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幼慶  
父夫人亂平內魯國之不絕若綫設以齊正魯猶反手  
也桓公使仲孫來省難仲孫反曰不去慶父魯難未止  
桓公曰去之奈何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姑待之桓公  
知魯之可憂而不知使仲孫之非也誠苟憂之何問焉  
仲孫知魯之可親而不知存慶父之非也誠苟親之何  
待焉交譏之

意林曰桓公不務脩霸主之義計有罪扶  
微國而更使智計之士規虛實令慶父極

惡魯君再戮此由桓公仲孫謀不臧之蔽也故奪其君  
臣之常辭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聖人之

法之所禁也故田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  
請討之夫事君之義捨孔子無可爲者矣豈嘗沮其君  
以齊人尚強待其自斃哉○胡氏通旨曰不稱齊侯使  
仲孫而書曰來讒之也問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俟其自  
斃者仲孫之策故兩讒之以其猶曰務寧魯難而親之  
是以書字春秋本法有輕重若不書字則當時假有  
勸齊侯因魯亂而取其國者則無以取矣

###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氏注陽國名蓋齊人逼遷之○陸氏纂例啖子曰移  
其國於國中而爲附庸也○呂氏曰聖人春秋功過不  
不相掩齊人於陽強以兵力劫遷之罪之甚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左氏傳言禘于莊公速也○公羊傳其言言何言言者

未可以言也曷爲未可以言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爲謂

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時莊公薨至是適

曰士虞記曰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  
吉祭是月者二十七月也傳言二十五月者不數禫

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官廟也曷爲未可以稱官廟

在二年之中矣趙氏曰必若不合於宮廟行事而今行  
之則當明書以示譏不應隱避也自緣

不配文王故斥言○趙氏曰禮不王不禘禮篇大傳及  
莊公以明之耳

云魯曷爲爲之周公故也周之王也文王興之王業  
大興武

王成之周公康治之是以魯得郊焉所以崇周公也曰

崇之宜乎非宜也國之所以樹者法制也法制者所以

限尊卑諸侯而行天子之禮非周公之意也其用乎莊

又僭也

成王今魯得用禘禮已爲僭矣本止施於周公之廟今又僭於莊公之廟行之非禮之甚用其

豐備之禮而不能配文王也

不稱宮不及于祖也

若言吉禘于莊宮即似于莊廟祭及

文王今既不爾故指言莊公以明之

凡祭而非者稱祭

祭而失禮則書祭名

以本下

者稱事

祭非失禮爲下事張本者則不書

辨禘義曰禮

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喪服小

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正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

行禘禮明矣是以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

舜祖顓頊顓頊出於黃帝

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

夏后氏亦禘

義同

商人禘

義出

自周人亦禘

義與商同

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未盡其

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此祭不兼群廟之主爲其踈遠不敢褻狎故也鄭玄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圓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爲郊之最大者故爲此說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求亓不絕者有四種爾非閔配祭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爾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

哀平間偽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讎而鄭玄通之於五經其為誣實甚矣或問曰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荅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

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其義也郊禘天子之禮社與

嘗諸侯自有撰禮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為郊禘同遂妄言耳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

而上及文王文王即周公之所出也故此祭唯得於周

公之廟為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

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爾不追配文王

也問者曰左傳云烝嘗禘于廟何也荅曰此為見春秋

經前後祭祀唯有此三種以爲祭名盡於此但據經文  
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爲諸廟合  
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公僖公襄官皆妄引禘文而說祭  
爾問者曰若禘非時祭之名則禮記諸篇所說其故何  
也曰禮記諸篇或孔門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  
諸儒私撰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爲時祭之名若非末流  
弟子及漢初儒者始若見春秋唯兩書禘一春一夏閏二  
書不應差互如此也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今之三月閏八  
年七月禘于太廟今之五月也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  
祭各自著書不相符會理可見也且春秋宣八年公羊



云大事禘也毀廟之主皆陳于太祖

陳者明素皆藏於太祖廟今但出而

陳之也

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升者明自本廟者來升也

禮記

曾子問篇云禘祭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

明毀廟之主素在太廟故

不迎也

又云非禘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

義與公羊同

並無說

禘為殷祭處則禘不為殷祭明矣

執重大之義也

問者曰若禘

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

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云吉禘于莊公以為

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也不合施於他國故左氏

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了可知矣

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或曰禘非殷祭則論語云  
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何也荅曰此夫子爲  
大夫時當禘祭而往助祭歎其失禮故云爾也初酌酒  
灌地以降神之時其禮易行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事  
繁而生懈慢故夫子退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子  
不欲指斥君之惡便云不知也言其禮難知也若能知  
者則於天下大事莫不皆知可知掌中之物言如此者  
是禘禮至難知故隱其前言非斥之意耳注家不達其  
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爲躋僖公故惡之

且禘祭之時固當先陳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  
郊特牲云既裸然後迎牲明牲至即殺之以獻何得先  
裸然後設位乎問者曰玉制所云約則不禘禘則不嘗  
嘗則不烝烝則不禘信如鄭說乎荅曰撰此篇者亦緣  
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  
若信如鄭注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往須歷數時何  
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  
問者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  
云夏杓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爲大祭而時祭闕一時義

甚著明也。答曰：禮篇之中庸淺鄙，妄此篇為甚。故云：四代之官魯兼而用之。又云：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未嘗變也。其鄙若此，何足徵乎？鄭玄不能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輒有四種。其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毛詩頌則云：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禘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為禘。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也。○劉氏意林曰：說者以禘為諸侯之禮也，何謬與？不王不禘，禘之為王禮明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虞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顓頊。夏

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則禹商之所自出嚳也而祖契  
周之所自出嚳也而祖文王今魯既用天子禮樂而祖  
周公故其禘也則主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  
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天子禘諸侯祫  
大夫享庶人薦此上下之殺也言禘郊者先禘後郊此  
以祖考之遠近爲次禘之先郊猶祖之先宗也非以禘  
祭天而郊享帝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言魯之郊禘  
則先郊而後禘此魯之郊主后稷而禘主文王驗也左  
氏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非諸侯之禮又明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氏傳初公傳奪卜齋田

杜云齋魯大夫

秋八月辛丑共仲使

卜齋賊公于武闈○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

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武夷胡氏傳慶父使卜齋

賊公魯史舊文必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丘親筆也

觀於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

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

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

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

蓋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爲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益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之所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劉氏  
權衡

杜氏曰實弑書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然則杜意以謂史當諱國惡矣諸公稱薨者皆時史之文仲互因之非也古者史不諱國惡惡有不記者其罪死以直爲職者也文史典刑管之法記官史之事事有不記者其罪

亦死明史之任一也董狐書趙盾弑君以示於朝仲尼  
以爲良史以其書法不隱若史本當諱國惡者董狐不  
應明趙盾之罪以示朝衆也董狐書趙盾之罪以示朝  
衆而仲尼謂之良史是史不諱國惡也崔杼弑其君太  
史書之以示於朝崔子殺之其弟又書書而死者三人  
然後舍之若史本當諱國惡者齊太史爲繆妾輕死千  
禮之人也崔杼殺之是矣然爲左氏者皆以齊太史非  
繆妾輕死千禮之人守職之士也是史不當諱國惡也  
齊晉皆大國其史官皆良士見稱於聖賢以不諱國惡  
爲是知魯之史亦不諱國惡也魯之史不諱國惡則所  
諱由仲尼新意非史策之舊也謂之史策舊文仲尼因  
之非也齊殖將死謂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載在諸侯  
之策曰孫林父弑殖出其君夫齊殖所謂諸侯之策則  
諸侯之史也諸侯則齊魯是矣史則春秋是矣今驗春  
秋實不言孫齊出君而去衛侯出奔者仲尼改之也復  
可謂史策諱之乎然則魯史實書公弑仲尼改云薨魯  
史實書孫齊出君而仲尼改云衛侯出奔矣魯史一官  
之守而春秋天下之法聖人之志此其所以不同也



○劉氏傳曰何以不書葬賊未討也賊未討而葬慢也

非臣子之事也

權衡所謂君弑而賊不討不書葬者言此其葬時而賊未討則不書葬也既葬

而後乃討賊賊雖已討葬猶不追書也此閔公是已討賊雖遲而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陳靈公是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左氏傳閔公哀姜之姊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武夷胡氏傳夫人稱孫與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

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  
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常事則亦不知  
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  
不諫百姓安之而無忿嫉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  
滅故叔牙之弑械成于前慶父之無君繼動於後圍人  
牽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闡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  
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  
亦惜乎春秋以復讎爲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  
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氏傳共仲奔莒成季以僖公入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

在右言用事

間乎兩社爲公

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成風聞季氏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

成風莊公妾僖公母故

成季立之○武夷胡氏傳慶父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

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強齊之援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必不得肆其姦此明爲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將

相交歡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於  
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誦言  
誅之也況於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  
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  
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  
經書莊公志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  
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此極  
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求鑒也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  
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閔公弑比三君死  
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  
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  
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更門者是也魯人至今  
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程氏傳高子來省難然後  
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常山劉氏曰不稱  
使者齊侯使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劉氏曰不  
稱使權在高子也○陸氏微旨曰不言齊侯使高子高  
子奉使合宜受命不受詞也○武夷胡氏傳齊侯之命

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爲美談久而不絕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故不稱使特稱高子以善其善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傳狄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

軒大車

將戰國

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

元和郡國志云滑州

長垣縣有鶴城衛懿公養鶴及狄人戰于焚澤衛師敗績遂滅衛

此

澤當在河北君死國散曰滅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

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甯濟  
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

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漕

共滕衛別邑廬舍也漕衛別邑戴公各申立其年卒而立文公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

武夷胡氏傳曰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

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煩而志寡如班固書

載諸王淫亂等事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

如墻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

乎臣不能荅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爲狄所滅



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於歷代凡溘  
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  
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之臣乞於經筵不以國風  
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鄭奔其師

詩序曰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  
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  
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  
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

也常山劉氏曰觀此詩序則鄭奔其師灼然著矣○微旨溥聞於師曰夫人臣

之義可得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見惡於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卿而不能退之以禮兼棄其師失人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譏焉○胡氏傳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爲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

以兵權委諸竟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  
奔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  
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  
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  
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蕃擅命及桑維翰爲相出延廣於  
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  
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  
何政之爲書曰鄭奔其師君臣同責也

春秋卷第七

春秋卷第八

張洽集傳

僖公

名申莊公妾成風之子閔公庶兄謚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胡氏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稟命也閔公薨夫人  
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  
之內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不告于周明  
年即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喪服已畢而  
不見於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

命于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  
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  
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  
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  
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

公羊傳繼執君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公羊傳救不言次此其言次何不及事也○啖氏傳凡  
救當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伊川程氏傳齊未嘗  
興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爲聲援致邢之

不保其國也

杜氏曰次于聶北者按兵觀變以待事也

○胡氏傳春秋太義伐而

書次其次爲善遂伐楚次于陟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爲貶

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於禮爲

急而好攻戰樂殺者於罪爲大○杜氏注聶北邢地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公羊作陳儀

左氏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

用而遷之師無私焉

皆撰具而還之無所私取○閔二年傳曰邢遷如歸見齊侯委任得

人用兵

○公羊傳遷者何其意也

其意自欲遷時邢創畏狄故遷遷之

者何非其意也

若宋人遷宿非宿意

○杜氏注夷儀邢地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左氏傳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

災討罪禮也

侯伯州長也

○胡氏傳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

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爲文而再書齊師宋師

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

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

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

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

事然美齊侯之功也○公羊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氏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蘇氏曰夫人薨不地在外則地不言殺諱之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杜氏注荆始改號曰楚。常山劉氏曰楚稱人侵疆也。蘇氏曰荆自此改號曰楚交通中國春秋始以人書之然猶君臣同詞凡書其君臣者皆特書也。泰山孫氏曰荆敗蔡師于莘始見于經莊十四年入蔡稱荆三



十三年來聘始進稱人二十八年伐鄭稱荆反狄之今  
曰楚人伐鄭者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夏復其舊封比  
之小國也故自此十數年用兵侵伐皆稱人焉○常山  
劉氏曰楚自此侵疆矣故稱人然終齊桓之世只稱人  
而不得與中國之會盟者爲齊桓能制其疆也至十七  
年齊桓卒楚於是乎始橫十九年則已盟于齊矣書曰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二十有一年春宋人  
齊人楚人盟于鹿上用此見中國衰微夷狄方張耳至  
是秋之會則書曰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  
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楚於是大張列位于陳蔡之上  
而書○胡氏曰莊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疆矣然獨  
爵矣○胡氏曰莊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疆矣然獨  
舉其號者始見於經則本其僭竊之號正其夷狄之名  
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  
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

豈許其伐國而人之平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榿公羊作打

左氏傳盟于瑯謀救鄭也注榿亦作瑯○杜氏注榿宋地陳

國陳縣西北有榿城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羊作纓

左氏傳虛丘之戎將歸者也服虔注魯有亂邾使兵伐虛丘魯邾無怨因其將歸

要而敗之○胡氏傳榿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

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榿又敗邾師于偃於

此見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類皆直書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杜氏注偃邾地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公羊作掣獲莒挈

左氏傳莒人來求賂求還慶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

第挈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入濟

○杜氏注鄆魯地○公羊傳公子慶父弑閔公走而之

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

使公子奚斯入請季子曰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奚

斯不忍反命于慶父自南浹北面而哭慶父聞之曰此

奚斯之聲也諾已曰吾不得入矣於是抗軫經而死莒人聞之曰吾已得子之賊矣以求賂乎魯魯人不與爲是興師而伐魯○胡氏傳罪在莒而以季子主此戰不能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却去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疆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故以友爲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劉氏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夫人與於亂弑二君死不以

其正不可以入宗廟然則曷爲不於死焉貶夫人姜氏  
薨于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乎下也義已矣僖公請而  
葬之則是干命也君子以爲非義是以貶乎其以喪至  
也意林曰哀姜與於亂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是也此君之所以行乎臣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之義且哀姜安可以復配宗廟復臨群臣哉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伯主之討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今齊以公義誅之而魯以私意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於春秋故去姜氏以見焉異乎文姜文姜弑夫雖臣子得絕之矣哀姜殺子然不可以子故離母唯伯主得行焉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氏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

國威君死故傳言封○閔二年傳曰齊桓公封

衛于楚丘衛國志云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  
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先年革車三十乘  
季年乃三百乘○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  
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其  
不言衛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  
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胡氏傳楚丘衛邑桓  
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  
木瓜美公而夫子錄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  
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爲善之報者天下之利  
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辭繁

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太宗伯儋司几筵設黼宸  
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也衛  
人渡河野處漕邑其國嘗滅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擅天  
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  
遷出於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同惡相恤以  
從簡書故辭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  
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辭發  
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  
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

海陵胡氏曰齊命  
魯同往城之然以

魯自城爲文而不言齊城之者蓋孔子略之也。○劉氏  
意林曰不言齊者以公之封衛德莫大焉雖衛人亦自  
以爲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書之曾無異於常諸侯  
耳彼衛已滅矣無王命而擅封之是擅王命也擅王命  
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評之則桓公爲有德以大法  
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此之  
也。謂陸氏微旨淳聞於師曰楚丘衛邑魯城之非正也曷  
爲無譏焉曰王政不行夷狄交至齊桓爲伯主存亡繼  
絕魯從其令亦所以自安也故通其變以示不失正也  
不書齊命爲桓諱也不繫於衛示無譏也若言城衛楚  
丘則彼我俱非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公羊傳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公穀下作夏

左氏傳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

穀梁傳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

不惜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彼不惜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置之外府

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對曰：宮之奇達心而懦，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遂借道以伐虢。

○穀梁傳：虞其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公羊傳

虞公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之焉。胡氏曰：以璧馬假道，則晉人造意以虞首

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疆，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社稷，所以爲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

高宗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賜也。矧受

他人之賂，遂其強暴者乎？陸氏微旨曰：晉侯貪而志親滅人之國，其罪易知。虞公貪人之賂，遂其疆，暴自取

滅亡，其惡至矣。故首之。○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夏陽者

虞虢之塞邑也。其地險要，故二國以爲塞邑。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胡氏

曰下陽之於虞虢猶秦有潼關蜀有劔嶺皆國之門戶也潼關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則虞虢亡矣。襄陵許氏曰書鄭伯突入于櫟不書入鄭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杜氏曰下陽在河東大陽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羊作貫澤

杜氏注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嬴姓國今弋陽縣。左

氏傳盟于貫服江黃也

江黃楚與國也始來服齊

○胡氏傳荆楚天下莫強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

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孔明代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

人共爲掎角之勢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  
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

冬十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

言不雨者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楚人侵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

經一時

兩憂民之至閔憂也

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胡氏曰每時而一書閔雨也歷時而總書

不憂雨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宗廟則大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

杜氏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縣正義曰諸

侯相滅亡者多是土地相接思啓封疆今據杜注下邳廬江相去甚遠而越竟滅國傳注不可考不知所以也

○高郵孫氏曰舒國也徐人取之而不言滅者舒之宗

祧復存未嘗見滅也舒者附庸之國服屬於楚徐人自

楚取之使之屬徐也○趙氏曰凡得國而不書滅者不

絕其祀也

襄陵詩氏曰魯須備公曰荆舒是懲則舒蓋荆與國是以徐人取之蓋倚齊魯故易如此

六月雨

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胡氏傳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氏傳會于陽穀謀伐楚也○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

端委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杜氏注  
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胡氏傳兵有聚而爲正  
亦有分而爲竒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爲正也  
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竒也次陘大衆厚集  
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  
兵不動以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  
執陳轅濤塗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  
二國不會自爲掎角之勢明矣春秋書之善是謀也

各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公穀  
並作蒞

左氏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公子友如齊蒞盟

公時不會陽穀故來尋盟魯遠上卿受之

○公羊傳蒞盟者何往盟乎彼也

○穀梁傳前定也

任氏曰有夙戒焉蒞蒞之而已

○襄陵許氏曰公蓋

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如齊蒞盟用見桓之寬政優簡於諸侯而信之誠德亦旣信矣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

德不祥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杜氏注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左氏傳齊侯

以諸侯之師侵蔡

前年傳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圍蕩公懼變色蔡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

絕也蔡人嫁之

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

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

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

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

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穆陵無棣皆齊竟履所踐履之界齊桓又因以自言其盛爾貢

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

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給

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遂進次于陘楚不服罪故進兵

孔融曰齊桓次楚唯責包茅貢誰所謂投鼠忌器也○胡氏通旨曰唯弒逆事則可先發而後聞故管仲引昭

王不復之事以責楚○穀梁傳潰之爲言上下不相得也左氏曰民逃其

上曰潰○余氏曰潰如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

水之潰然衆散之義也也余氏曰蔡楚之與國也必先侵蔡者伐其援一也震

也其威聲二也潰而兵強三也然後遂以伐楚其得用○孫氏曰桓之病楚也久矣故元年會于棿二年

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以謀之是時楚方彊盛勢陵中

國不可易也蔡楚與國故先侵蔡俟其兵震威行然後

大舉蔡既潰遂進師至于敵境○劉氏傳此伐楚也曷  
爲次于陘止師以脩文告之命古者邦內甸服邦外侯  
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  
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  
王不祭則脩意不祀則脩言不享則脩文不貢則脩名  
不王則脩德序成而有不至則脩刑故刑不祭伐不祀  
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伐國者蓋賓之也非殘之也次  
于陘義矣杜氏注楚彊齊欲緩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  
陘○蘇氏曰次于陘以待之旣而楚屈完來  
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之衆而不用蓋伯者之  
師求以服人而已非若後世必以戰勝爲功也○常

山劉氏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若齊桓伐楚不由王命非所謂爲天吏以伐之者也然楚蠻夷之國疆暴僭逆憑陵中夏公能奮中國之威一舉服之而天下不胥爲左袵者乃其力也故書曰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於春秋之世可謂善矣○胡氏傳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辭而有專意楚雖暴橫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爲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

譏其專也樂與人爲善苟志於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夏許男新臣卒

陸氏辨疑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於國故不言卒于師耳若實卒于師而不言師則在師遇疾而歸國乃卒即如何爲文乎

劉氏權衡曰召陵地屬潁川潁川今許昌郡也許昌許國

矣明許男有疾歸其國而卒故不得書卒于師也

○劉氏傳古者君即位而爲

禫歲一漆之出疆必載禫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意林曰春秋褒不失實貶不

違理新臣之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人之患莫大於不知命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耻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氏傳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

完諸盟故

齊侯陳

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

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

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杜氏曰屈完楚大夫也楚子遣完如師以觀齊屈完觀齊之盛因而

求盟故不稱使以屈完來盟爲文齊退舍以禮楚故盟召陵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

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成之爲大夫也

劉氏傳楚之大夫未有以名聞

者也其曰屈完何進之也曷爲進之服罪也○陸淳曰楚蠻夷之強國也未嘗與中國爲會屈完佐楚子而能

從善服義得爲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褒之

何以不稱使權在屈完也

陸氏曰楚

子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微旨曰不曰楚子使之者明其能受命不受辭得奉使之宜也

○常

山劉氏曰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彼自服而

來求盟于我也如成二年表婁之盟則異於是齊雖疆

大數侵諸國而未若荆楚之暴諸侯爲復私怨而無桓  
公之義齊侯使爾佐如師非服而來也畏晉之彊而賂  
晉也晉受賂而與之盟我及彼也故不曰來盟而曰秋  
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袤婁春秋於  
王道信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公羊傳其言盟  
于師盟于召陵何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  
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  
夷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帖荆穀  
梁

曰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僅矣○胡氏傳來盟于師嘉



服義也盟于召陵序威績也

劉氏傳來盟于師則其曰盟于召陵何來盟于師屈

完之志也盟于召陵桓公之事也還師召陵以成屈完

桓公帥九國之師侵蔡而

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彊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

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微以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

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公返師召陵以禮楚

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彊公能以律用

之而不暴楚人已服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

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

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劉氏意林曰桓公之威可謂盛矣責楚之包茅則諾

問昭王之不復則辭然而不以已力之有餘而加人此雖益贊禹班師之義何異凡人之情強則暴服則懾今齊強而不暴楚服而不懾俱捐其私以義理相勝而無喜怒愛惡之遷則王事純矣故不多齊之有功而多楚之服罪不貴楚之能不拒敵而貴齊之能不遂也○襄陵許氏曰楚之未服則侵蔡次陘以威之其既服也則退師召陵以禮焉若得或躍在淵之象若此楚之所以畏而慕之久而不能忘也

齊人執陳表濤塗

表左氏作轅

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柰何濤塗言於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於沛澤

之中顧而執濤塗

左氏所載濤塗謂申侯之言大畧雖同然左氏謂齊桓用申侯之說則已

經陳鄭而歸矣諸侯之師既經陳而歸則何必  
魯與江黃伐陳諸大夫復伐陳乎當從公羊傳執者曷

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  
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而  
西國怨西征而東國怨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  
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人  
之討則不然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陳討不忠也○程氏傳齊命也

也○左氏傳伐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

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會爲大事伐爲小事今齊桓伐楚而後盟召陵公當致會而致伐者

楚彊莫能伐故以伐楚爲大事

○孫氏曰出踰二時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

人侵陳

茲公羊作慈後同

左氏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

塗○胡氏傳楊子法言或問爲政有幾曰思斃昔者周

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  
果納執轅濤塗其數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  
足而才有餘方楚未帖而齊以爲憂也致勤於鄭振中  
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  
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  
以進善則桓公有王德而管氏爲王佐矣惜乎楚方受  
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  
侵而怒猶未息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  
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

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  
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荊州而張松  
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  
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  
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  
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  
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蘇氏曰  
伐陳侵陳皆討濇塗之不忠也前曰伐當其罪也後曰

侵已甚也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傳初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

武公妻

生秦穆

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姬生重耳小戎

姬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

驪戎在京北新豐縣君爵男姓

姬氏也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

梁五與東闕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

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

主則啓戎心晉侯說之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

居屈群公子皆鄙唯二姐之子在絳閔之元年公將上  
軍使申生將下軍以滅耿霍魏還爲太子城曲沃士薦  
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爲之極又焉  
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爲具大伯不亦可乎猶有令  
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大  
子其無晉乎及僖之四年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  
外傳曰驪姬將殺申生而難中大夫里克謂優施曰如  
之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爲我具特羊之饗  
吾以從之飲酒驪姬許諾使優施飲里克酒優施起舞  
且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  
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對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  
君苑也其母旣死其子又有謗枯也枯且有傷優施出



里克辟冀不餐而寢夜半使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將有所聞乎曰然君既許夫人立奚齊矣里克曰東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平鄭曰難將作矣優施告我君許立奚齊矣平鄭曰子謂何曰吾對以中立平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大子以携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日中立固其謀也里克曰往言不可及矣且人中心唯無忌何可敗也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此所謂與

中大夫成謀也 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

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

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

子辭君必辨焉以六日之狀理也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

不飽我辭姐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

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入誰納我十二月

戊申縊于新城

陸氏微旨曰申生進下能自明退不能連難雖有愛父之心而乃陷之於不義

僻護人得志國以亂離古人云小仁大仁之賊也其斯之謂與

○公羊傳曷為直稱晉

侯以殺殺世子毋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孫氏曰世子世君位者也稱君

以殺世子甚之也

○胡氏傳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

嬖子配嫡亂之本也驪姬寵妾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

此者其誰乎獻公欲紊妃妾之名亂嫡庶之位縱人欲

滅天理以敗其國家故申生雖有罪而目晉侯斥殺專

罪獻公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杜氏注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年在十歲左右○穀梁傳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爲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夏公孫茲如辛

左氏傳公孫茲如辛娶焉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

正公穀並  
作首戴

左氏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

惠王以惠后  
故將廢太子

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公  
帥諸侯會大子以定其位

○公羊傳曷爲殊會王世子

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

何氏曰言當世父位儲君  
副主不可列於諸侯故殊

也○程氏傳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

會之故其辭異

胡氏傳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以  
諸侯而上與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

扶弱主撥亂世而反之正特書反以會者若曰王世子  
在是諸侯咸往會焉亦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

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下者則辨奚正自  
天王而言則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

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下正義也天尊地  
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使群臣得申其敬則

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 ○杜氏注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

### 秋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 ○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

則變之正也

雖非禮之正而合當時之宜

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

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  
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  
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  
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已而天  
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劉氏傳此一地也曷為再言  
首止善是盟也曷為善之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為是  
率諸侯會而盟之王室以安則是正乎不正不正則其  
善之何也王將以愛易世子諸侯莫知以爭則不可以

諫則不得桓公控大國會世子于首止以尊天  
王爲之也然而諸侯以睦天王以尊後嗣以定父子君  
臣之道皆得焉胡氏傳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  
美之大者也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  
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中國之爲中  
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  
倫也一失則爲夷狄矣

### 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  
可以少安王恨齊桓定大子之位故誘鄭伯使  
叛齊也晉楚不服於齊故以鎮安鄭伯喜  
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

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弗聽逃其師而歸○常山劉氏曰桓公會世子而盟諸侯于首止在春秋之盟斯爲善矣故諸侯之所同志而鄭伯獨內奔中夏外交夷狄逃歸不盟故六年啓諸侯之伐致新城之圍七年有甯母之會不敢與盟而使世子聽命焉八年王人齊侯等盟于洮而鄭伯乞盟也噫以諸侯之尊始於逃歸而終於乞盟甚乎鄭伯之罪也趙子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故穀梁云逃義曰逃君臣同辭逃者匹夫之事○胡氏傳或曰



首止之會非王志也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  
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  
夫義者權名分之中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  
衰世之事而春秋予之者是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  
有常有變舜之於父子湯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  
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  
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爲  
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杜氏注弦國在弋陽軟縣東南○左氏傳楚鬬穀於莒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泰山孫氏曰此言楚人滅弦者蓋惡桓公不能救也故弦子不名十年狄滅溫十二年楚人滅黃同此○常山劉氏曰凡諸侯爲入滅其國或見伐而出於己非其罪則於國未宜絕于其奔也則皆不名彼其義未虧固可直於天子而求復也焉可遂絕之哉莊十年齊滅譚譚子奔宮倍五年楚滅弦弦子奔黃十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不言出者國滅無

出也國未滅者書出二十八年衛侯奔楚是也若昭三十  
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名者彼已服於吳而後奔  
無興復之志故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昭二十三  
年宮子庚興來奔皆奪正而立者也桓十六年衛侯朔  
出奔齊以王命絕之也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昭三  
年北燕伯欵出奔齊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皆不能  
嗣守先業上下乖離國人不君自取播越其位已絕故  
卽名之若哀公十年邾子益來奔按此年公伐邾八月  
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八月歸邾子益于邾至是復來

奔其爲可絕明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陸氏纂例曰天子三公故不書名○孫氏曰稱人以執惡晉侯也○左氏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

虢虢之謂也弗聽許晉使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

上陽虢都

在弘農陝縣東南

冬十二月丙子朔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

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程氏傳書執不書滅自取也○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劉氏傳此滅也何以不言滅地之緼於晉父矣非一日之積也此入而執也何以不言以歸地之緼於晉父矣國非其國也自滅夏陽始焉意林曰春秋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者也故虞之滅自下陽始下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皆知之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繫於滅下陽而深沒其迹於執虞公使天下之為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滅由別之不別也可不大哀乎人君莫不好存而惡亡莫能固亡而保存何也嗜欲之習近而憂患之來遠也○胡氏

傳其曰晉人執之者猶眾執獨夫爾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爲獨夫商紂是也貴爲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爲獨夫虞公是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氏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也○穀梁傳伐國

不言圍邑此其言圍邑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師

曰伐而又言圍以見鄭伯之不即服○襄陵許氏曰圍罪聖人不沒而詳之所以甚其惡也

而不舉則亦服之而已有遺力者矣。杜氏注新城鄭  
新密今滎陽密縣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穀梁傳善  
救許也。○胡氏傳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  
是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  
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  
者也。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胡氏傳善之則何以致久也

孫氏曰出踰三時

七年春齊人伐鄭

胡氏傳將卑師少稱人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脊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復治之

夏小邾子來朝

公羊作小邾婁子後並同

杜氏注邾犂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也邾之別封故曰小邾○高郵孫氏曰霸者之興而附庸小國類多稱爵春秋因而書之見以當時之爵或升或降惟霸主者所欲



爲耳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傳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諶有之曰心則不  
競何憚於病旣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  
下齊以救國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初申侯申出也有  
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女專利不厭後  
之人將求多於女旣葬出奔鄭○胡氏傳稱國以殺者  
罪累上也鄭伯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  
失刑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

其身而已矣

劉氏意林曰春秋君臣皆譏以謂鄭伯內忌而殺申侯申侯雖不當誅亦有以取之

○致堂胡氏曰春秋之諸侯專殺大夫固曰有罪而大夫見殺鮮不有以致之故聖人交貶焉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作寧母

左氏傳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  
招摯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  
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  
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爲  
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

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齊侯  
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文鄭伯使請盟于齊○杜氏  
注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窳孫氏曰窳  
母魯地也

曹伯班卒

班公羊  
作般

公子友如齊

杜氏注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冬葬曹昭公

春秋卷第八